

在继承与超越中建树

——王同仁教授的中国画

□ 薛永年

1月14日上午,“瑞犬迎新——中央美院王同仁教授生肖画艺术展”在扬州八怪纪念馆开展,展出的近百幅作品都是他以生肖为题材的水墨精品。王同仁教授是我的同事,平素接触不多,有件事却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上世纪80年代末,刘凌沧先生去世,为了实现老师临终前出版画集的遗愿,他发起并组织了以捐画换取出书的义举。先是约我撰写前言,后来又亲自把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画册送给我,他的诚朴实在、尊师重教和勇于任事的人品,深深感动了我。

其后,虽然也偶尔见面,并没机会观赏他的作品,直到1998年他的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,我才感受到他变法的积极,风格多样且趋于“笔简意真”。他那种沟通中外,吐纳古今,“不舍一法”又“不执一法”的胸怀,那种“为时代写照,为高原传神”的真诚,那种扑面而来的浓郁生活气息,那种富于写意精神的强烈表现力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王同仁属于英才早发的画家。远在中学时代,即有幸随黄胄学画,在兰州的雁滩和街头速写,接受了直接捕捉生活的训练。1955年他考入中央美院后,更得蒋兆和、叶浅予、李可染、李苦禅等名师群体指导,练就了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基本功,诚心深入生活,认真临习传统,学生时代即以《运肥图》入选全国美展,在年轻画家中脱颖而出。

他还是一位多能的画家,从来不使才能局限在一个方面,不仅人物、肖像、山水、花鸟兼长,而且油画、年画、书法同样引人瞩目。其后,他在中央美院附中任教的岁月,一面执教,一面提高,不断下乡下厂,不断有作品问世。这期间的创作主要有:油画《东方红》《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》《军民联防壮山河》,年画《高原军民鱼水情深》,中国画《春正浓》《焦裕禄和他的女儿》《花满平坛春常在》和《韶山银河映朝晖》等。这些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,具备3个特点:一是真诚地讴歌时代;二是国画形成了融合中西的写实画风;三是油画也有相当不错的水平。

王同仁及其同辈,在学校接受的教育,一者是古人所无的写实造型能力,另者是名师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。他们的人物画,普遍以笔墨与结构的契合为目标,而他更得力于速写的生动传神。至于他在动物画、山水花鸟画与书法上学习的投入与持续至今,显然对于提炼形象,理解意境、笔墨之美,参悟书法绘画的深层关系大有帮助。

85美术新潮以来,中国画受到“危机论”猛烈冲击。王同仁和同代画家一样,经历了困惑与反思,开始了跋涉与超越。他的跋涉遍及中外,一方面走向甘南、雪域、丝绸古道与黄河之滨,明确了以草原为创作源泉的信念。另一方面,还不断出国办展、考察,在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相通中理解写意精神。他的超越与精进,正是在融合中西的道路上强化民族审美意识和笔墨精神的结果。

新时期以来,王同仁实现自我超越的道路,可概括成两句话:在生活与实践突破,在沟通中外中国本。从绘画本身的建树而论,则是打通人物、动物、山水与花鸟,致力于创造充满生命律动、体现群体精神、富于生活实感与内心鲜明感受的意境,同时着意于简化、强化并活化笔墨语言。上述“笔简意真”的追求,既超越了水墨写实的原有作风,也增强了艺术意象和氛围的感染力。

近20余年来,王同仁的艺术语言探索,一直围绕着写意精神的发挥和笔墨独立审美价值的实现。大略可分三期。第一期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,突破笔墨服从造型,尝试新的肌理,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焦墨人物画。第二期为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初,发展焦墨,发挥泼墨,形成打破传统程序的水墨新风。第三个时期是近10余年在笔墨上的进一步锤炼、境界上的进一步提升。



《套马》

他的焦墨人物画,通过墨液中惜水如金、突出骨法用笔的力度,把笔墨的视觉张力推向极致。他以强烈的黑白对比,铁线银钩式的用笔,强有力的形象刻画,造成要言不烦、凝重有力、苍劲浑厚、如刻如铸的美感。可能受到张竹坡焦墨山水的启发,也不无画像砖石、金石拓片、木刻版画、芜湖铁画的融通,但得力于驾轻就熟、意到笔随的造型能力。

“恒变不居”的王同仁,既探索焦墨与泼墨的结合,又研究焦墨与干笔的互济,更以水墨翻译欧洲铜塑与非洲木雕,参悟与借鉴雕塑艺术把握整体与刻画细部的关系。王同仁认为,在中国画中,墨法即水法。所以,他不仅试验含水极少的焦墨,也探索水墨淋漓的泼墨。这些作品,画的是感觉,多用狂草笔势,横涂竖写,或张或弛,或线或面,浓淡转换,虚实相生,使抽象的线与面,在对比与渗化中,构成奇妙生动的人物形象。他的泼墨作品,不同于梁楷的《泼墨仙人》,不只大笔泼墨,酣畅淋漓,而是随笔势运动形成片片墨痕,亦有一气呵成走势不同的笔踪,不但有计划内的浓淡变化与线面的对照互补,而且还有以浓破淡泼墨的随机渗化。不是按照老办法,先勾勒头部、手部和大的结构线,然后泼墨,而像写意花鸟一样,先点笔泼墨,趁未干以行草笔法勾勒,实际上已经把泼墨和破墨结合起来,通过打破传统程序,利用偶然,发挥天趣,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由强化视觉张力的焦墨,到“任笔为体,聚墨成形”“得大自在”的泼墨和水墨新风,是王同仁的生命意识、审美情趣、笔墨技巧日臻成熟的标志,更是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所在。退休以后,王同仁思想渐渐超脱,艺术理念随之升华,创作往往怀着深情,画回忆中的动人意境,更加笔简意远,简而有味。王同仁说,许多大家如李可染、如黄胄,经历成功的艺术创新实践之后,都再次回归传统,重新回归往往使他们对笔精墨妙内涵获得更深的认识。他自己也在近十余年来回归传统,经常以苦禅为榜样,研究八大山人的书画,临摹八大的经典之作,玩味八大的整体与层次、锤炼与丰富,追求那种意味深远的宽容、平淡、不争、居卑、宁静的境界之美,他的艺术也不断进入新境。

王同仁生于1937年,如今已八旬。回顾他的艺术成就与艺术道路,可以看出,在融合中西的画家,他更着重中国文脉的传承与笔墨精神的发扬。倘若总结他的为学与治艺的经验,我看得力于下述四点:一是持续不断地面向生活与自然的速写功夫;二是中国书法特别是大篆与行草的深厚功力;三是对水墨画用水的深刻认识和熟练掌握;四是对山水花鸟画中意境笔墨等历史经验的借鉴。姑妄言之,是否有当,敬聆读者赐教。



《千里马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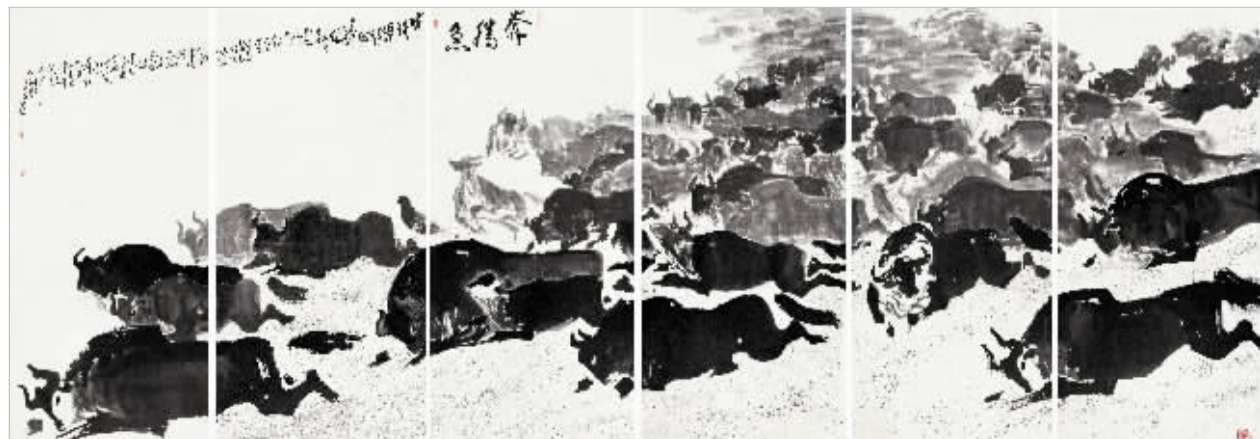
《花苑白兔》



《育子图》



《育子图》



《奔腾急》



《玉兔东升》